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聚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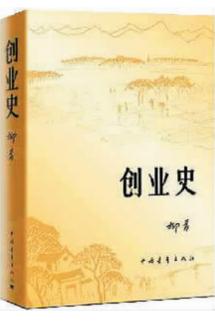
劳动者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

杜学文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将劳动者作为自觉自主的存在，并在社会实践中显现出人的创造力、崇高理想与高贵品格，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实践可谓居功至伟。

首先我们注意到，新中国70年的文学中，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大多数——劳动者成为主人公。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类文学作品当中，不乏对社会底层人们的描写。不过，他们基本上处于作品人物群雕中的边缘地带，既不是社会生活中处于积极地位的人物，也不是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权的确立，文学创作中的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也因此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在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中，那些世代生活在吕梁山区的普通农民们逐渐觉醒。面对日寇的侵略，拿起枪展开生死之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在《小二黑结婚》中，由于人民政权的存在，使小二黑、小琴这样的青年有了追求自身价值的社会条件——不论是个人的爱情婚姻，还是民族的独立自主等等。在上世纪50年代，集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三红一创”《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最具代表性，在这些作品中，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劳动者的自主意识被唤醒，创造性得到了激发。他们充满热情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并显示出巨大的智慧与勇气。他们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主导者，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自觉者。劳动者成为创造新生活的主体，而不再是“别人生活”的配角，更不是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的可有可无者。他们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价值追求，有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自觉性，以及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根本性关系。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度，是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并为劳动者谋取根本利益的现实存在。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劳动者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人公。

总体来看，这些主人公是具有超越个人利益因而具备崇高品格与独特个性的形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具有个人意义，比如对爱情的追求，个人家庭的影响等等。但是，这往往是这些形象的起点而不是终结。在参与到浩浩荡荡的建设新生活的实践当中时，他们的精神境界、情感世界、价值追求总是要汇聚在更为广大、崇高的使命当中，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甚至牺牲。如王愿坚关于红军长征的



系列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这些红军战士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却是革命队伍中千千万万个战士的代表。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操守。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存当作最高的追求，而是把革命事业的胜利作为最高目标。在他们身上，不仅闪射出革命战士的光辉品格，也表现出人性中最为闪光的内涵，是人性崇高品格与革命理想的完美统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作品当中，对改革的呼唤，以及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们从不担忧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显现出能够体现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勇气与魄力。《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新星》中的李向南，在与掺杂着个人利益的僵化保守势力博弈时显现出与时代需求一致的理想与情操。这样的人和物形象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在表现手法上更丰富多样，而其中的精神品格却一以贯之。

在新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身居“高位”又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诸如前述之乔厂长、县委书记李向南等。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作品叙述的推动力、故事情节演进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作品忽略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塑造，而是在这些形象中强烈地表现出人民的属性。或者说，他们恰恰是人民形象的典型代表。首先，这些人本身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可以说他们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言人、体现者。其次，他们社会实践的方法、智慧、经验均以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为根本，是来自人民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

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描绘了人民创造新生活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大致而言，有这样一些类型。首先是近现代以来人民大众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战争画卷。其中如《烈火金刚》《保卫延安》《谁

是最可爱的人》《高山下的花环》等以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等史实为题材的作品。其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其中的《青春万岁》等表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自豪与喜悦以及对未来的真诚向往。《山乡巨变》《钢铁洪流》等作品则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工农业战线呈现的崭新气象。《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等作品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走向新的变革的历史进程。《抉择》《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则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艰难进程，以及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另一些作品则聚焦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社会政治的、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的，并对其进行反思批判。其中如《花园街九号》《芙蓉镇》《活动变人形》等具有广泛的影响。那些具有先锋意义的作品，在拓展新中国文学可能性的同时，对人的内在世界做了细至入微的表现，使人们看到了人的存在的另一侧面。而其中的人物，大都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承受生活遭遇的艰难困苦，并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与执著。如在《白木木的春天》中，即使是像曾怀林这样的在农场改造的人也仍然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逐渐变得坚强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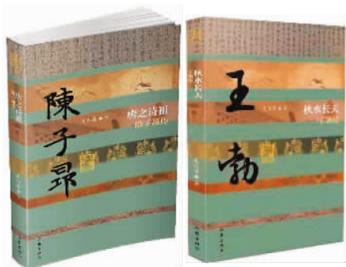
在70年的文学创作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变化往往预示、代表了群体的变化，进而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追求。如《哦，香雪》，描写了一个在大山里长大的乡村女孩，看到火车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符号时，内心世界发生了深深的触动。这种触动尽管是属于香雪个人的，但也是属于时代的，是属于与香雪一样渴望走出大山，融入山外的世界的人们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代表了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后，通过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普通人形象，具有极为突出的典型性。在《上面》《甘家洼风景》等作品中，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微妙变化，具有柔婉的人文情怀。人民不再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而是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的。这里折射出的正是深广社会意义上的人民命运的个体表达。在这里，个体与群体生动地统一起来，构成了一幅幅具有时代意义的璀璨画卷，为中国文学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

(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变种。可以说，网络新媒体对个体日常生活差异性的尊重，造就了一个“私散文”时代。

网络新媒体滋生出来的新散文也给传统散文边界带来挑战。“日记”诚实坦然，切近散文本质，但有些作者却刻意模糊真实和虚构的边界，陌生化日常生活，召唤读者的共情共鸣。写人记事可能是新媒体散文最动人的部分，比如沈书枝和张天翼在豆瓣阅读发表的同题散文《姐姐》，直面、实录家庭的隐秘真相，毫不掩饰的真实是其动人的内在力量。但同样是写人，像萧瑟的《寒冬旅人》是散文还是小说？就有读者的留言表示疑惑。

还有一个问题，网络新媒体呈现的往往是文字和图片、视频并置的综合文本。如果作者过度沉溺自我的表演，文字部分有可能沦为一种装饰性的“软文”。专注于表演、被观看和被注意，不利于文字的深度和深刻，进而带来新媒体散文过于偏向和偏执“轻”阅读。因此，新媒体滋生的新散文，未来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前景，需要写作者更多的审美追求。



作家出版社出版

历史文化普及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该项目工程迄今为止已出版70余部作品，计划出版120部作品。

据悉，《唐之诗祖——陈子昂传》将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评委推介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战地浪漫曲《牵风记》

刘琼



徐怀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刚刚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如清风朗月，在战火纷飞中，借助一种浪漫奇崛的美学想象，建构和描绘战火硝烟中的新型战士形象，织成气韵丰满的生命气象，翻开了当代军事文学创作新篇章。

这是什么样的美学想象？自由、诗意、奇幻。美学建构的方式是对比、抒情和白描。关于对比，一是人物性格及发展的对比，二是与残酷、危险和血腥的战争氛围相对照，如可爱的容颜、动听的音乐、美好的人性、浪漫的感情，等等。此外，诗一般的语言，大胆的想象，细腻的感受，传奇性的书写，神性的寓意，都足以形成小说饱满的诗意和浪漫气息。

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牵风记》是一种修补和打撘式写作。长期以来，除了曲波的《林海雪原》等少数作品，文学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指战员和战士形象在用力书写他们的勇气、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同时，也生成一种简单写法。有什么样的书写和传播，就有什么样的认知。小说《牵风记》对汪可逾形象的塑造，突破战争生活的单一性，也突破战士形象的单一性。

《牵风记》的战争和战场背景是日军火力围剿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团即后来独立九旅艰难突破封锁，进行战略转移。笔墨重点不是硝烟炮火，而是一张古琴、一匹枣红战马、三个人。古琴和战马是浪漫主义的技术道具，重点是指战员、参谋和勤务兵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份量等量齐观。与汪可逾和齐竞相比，曹水儿是意外收获，是被文化参谋感召的农民战士。

抱着古琴出现在战场上的北平女学生汪可逾，单纯、干净、执着、没有心眼，像一股清流出现在战火弥漫的战场，给危险粗糙的战争生活带来了光亮。她的出场应是大大特写加长追光。从叙事结构角度，齐竞是第三方叙述主体，是重要事件和人物关系的串联。汪在战略转移中分开时，第三号人物曹水儿作为汪可逾的护送者上升为第二号人物。警卫员曹水儿是成长型形象，农民出身，没有文化，理论上应该不能欣赏汪可逾这种小知识分子。但作家调动其长期的生活经验，用叙事逻辑告诉我们，对于美的热爱、欣赏，是平等的，是人性的本能。这是这部小说的思想性和深刻性所在。汪可逾的纯真大气，对曹水儿这个有着明显弱点的战士产生了“净化”作用。曹水儿对汪可逾的敬慕和保护，与他的日常表现存在严重的反差。汪可逾饿死在山洞里，曹水儿从山洞出来后被枪毙，他们的遭遇让作为指战员和战友的齐竞不能释怀。小说的末尾，写晚年齐竞吞下大把药丸自杀。小说戛然而止。以一张老照片和汪可逾标志性的微笑为由头，引出战火纷飞中的一张宋代古琴，从一场诗意的古琴独奏开始，到三个人悲情的死亡，美好的的人和事因为不同的原因都永久地从这个世界消逝了。小说的结构大胆、简约。

这是一首战地浪漫曲，是文学版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边是纷飞战火，一边是高山流水。什么是悲剧？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诗意，无可奈何、无可挽回地消失。越是浓厚的诗意，越是浓重的悲剧感。在这三个人物和他们们的故事中，古琴与汪可逾同构。古琴和汪可逾都是古典、纯粹、美好的象征，从汪可逾抱着古琴出现，到古琴被掩埋、汪可逾死亡，到齐竞将残缺的古琴带回家时时弹奏，汪可逾成为齐竞生活中无法忘却的记忆。古琴是汪可逾的另一种存在。而老军马与曹水儿是同构，他们灵魂中的神性的东西被汪可逾唤醒。老军马最后神奇般地找到并将汪可逾的遗体放进银杏树洞里，用的是超现实主义手法。马犹如此，人何以堪？

阅读《牵风记》是一种既快乐又悲伤的经验。第一次读《牵风记》，是被“牵风”一词诱惑，迅速读完，战马萧萧，有新鲜久违的畅快感。对于战争中的人性的书写，既深刻淋漓，又深情善意，有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旅文学的风范。读第二遍时，虽然诗意上升，但快感开始消失，读起来也没有那么流畅了，需要慢慢地体味。第三遍读完，心脏一阵抽搐。这是看悲剧片才有的生理反应。许久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小说在雄浑和奇幻之中建构战争，但我更看重的是它的无言胜万言的悲剧感。这个悲剧感的存在，充分地表达了作家的战争观。战争中的诗情画意，战争中的浪漫，都是短暂和无法存留的，战争的残酷和反人性也正在此。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牵风记》中，既各有光彩，又融合统一。如果没有大量的可信的绵密的细节描写，没有具体的人和他们背后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就是矫情，失去了生活基础。

◎金台茶亭

网络新媒体滋长起来的新散文

朱婧

各种文体中，小说、诗歌和话剧相对而言都有审美难度和准入门槛。惟有散文可以接纳更多的普通写作者。

当然，现代散文能够被大众参与和分享，离不开传媒变革。当代散文也不例外，除了专门的杂志，报纸副刊也是重要的散文发表园地。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的复苏和繁荣直接带来散文的复苏和繁荣。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散文专栏作家的大批出现。

新世纪前后，从网络接入到移动网络普及，如果不把网络文学局限地理解为大型网文平台发布的长篇叙事，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正是网络新媒体使得散文蓬勃地滋长起来。而且，和此前散文生产和消费完全不同，更多的普通读者同时也是散文的写作者，全民写作成为可能。

就散文而言，网络文学20年，从最早的榕树下到天涯社区“散文天下”等的文学论坛时代，到博客，再到微博、微信、APP时代，网络技术不断更迭，散文的版图不断扩张。今天的豆瓣阅读、腾讯大家、网易人间、“ONE一个”、简书以及微信公众号积聚着新散文创作的潜能。以豆瓣阅读为例，活跃的散文作者就有沈书枝、宋乐天、风行水上、黎戈、张天翼、邓安庆、苏美等等，他们的网络写作已经

不是偶尔为之，从日常网络写作到线下纸质图书出版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

网络新媒体滋生的新散文，不只是一种写作和阅读、传播方式，而是产生新的审美可能性——文学无缝对接并改造个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个人的日常生活被“文学性”地展示出来。豆瓣阅读有两个标签值得关注，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日记”。“广播”是类似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及时记录；“日记”则是经过沉淀和文学重组的个人生活。或谈阅读、观影，或记录个人的日常琐事。新媒体散文写作几乎都是“日记”，或者“日记”的情怀和社会担当的人，陈子昂的形象接地气。作品把政治、文学与人物命运的起伏纠结在一起，情节互相交错但不杂乱，层层推进。《王勃传》的表达方式有创新。这两部作品不拘泥于史实，做了必要的想象，为今人接近陈子昂、王勃提供了一条路径，对推动传记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实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对形象化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对公民的

文化名人传走进陈子昂故里

杨鸥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是一项重大国家文化工程，这些传记文学作品衍生的影视、文化旅游开发等产品，成为现实的、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陈子昂故里四川射洪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研讨会“传记”丛书新近出版的《唐之诗祖——陈子昂传》（吴因易著）《秋水长天——王勃传》（葛延贵著）进行研讨。

评论家张陵认为，《唐之诗祖——陈

子昂传》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结合得较好，人物主线不虚构，真实地把握陈子昂性格的内在矛盾性，这个人物形象立起来了。

剧作家郭启宏说，《秋水长天——王勃传》作者尽可能地掌握史料，对历史负责，在写法上比较新颖，有王勃的独白，也有作者的旁白，很有文采。

在评论家李炳银看来，这两部作品各有特色，《陈子昂传》把陈子昂放在当时剧烈转变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在动态中表现人物。陈子昂不仅是诗人，也是有家国